

欽定三國志

魏

卷之十
二十八

魏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龐涓 母娥親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

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爲中郎

將將整軍

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

政

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

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

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

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敎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
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
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
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
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
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
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愨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略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

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
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

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
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
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
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七分糴
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
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
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
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
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
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

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喜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劔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

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
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
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
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
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
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雋才爲時

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
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
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
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
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
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
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
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

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

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旣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

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

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
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
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
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
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
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
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
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
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
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

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卽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

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

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卽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明帝卽位增邑五百并前

三千五百戶薨諡曰威侯子艾嗣

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爲黃門郎歷位郡

守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侯子權嗣霸前

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

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

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

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

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

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

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

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獻歔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

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與樂進討關

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

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

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

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

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

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

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

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增

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

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

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

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

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
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毋等作亂
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毋渠率及同惡
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毋等皆醉使伏
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
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
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
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
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

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
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
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
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
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
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
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卽王位加禪將軍封
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
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

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

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顗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毗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獲有功明帝卽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

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

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
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
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
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
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
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
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
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
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
卽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

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
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
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
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
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
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徽褚
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
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
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股
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

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

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
客也明帝卽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
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
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
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
嗣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
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
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侯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
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

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
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
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
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
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
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
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
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
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
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

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
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
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
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
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歌
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
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
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
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
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

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尙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刃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狽道人

桓音

少爲郡吏州從事初

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

太祖討袁譚尙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

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

陽惠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略曰惠手斬一級不知

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晚後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惠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

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間每戰常陷陣却敵

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尉惠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

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

祖定漢中惠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
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死叛惠將所領與
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
惠兄在漢中頗疑之

魏略曰其從兄
名柔時在蜀

惠常曰我受國恩

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
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
將軍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
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
攻之以大舡四面射隄上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
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

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舡欲還仁營水盛舡覆矢弓矢獨抱舡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惠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

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
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

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

王隱蜀記

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惠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死於樊城文帝卽位又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涓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
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
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
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

忠烈聞

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涓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

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高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高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尙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攻猛初奐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甲緩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太守徐揖請爲主簿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洎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

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洧欲伏劔二郡感其義遂
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洧乃收斂揖喪送
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屬文帝踐阼
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
夫薨子曾嗣初洧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洧鼻
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洧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
幃車袖劔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
父讐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
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烈女傳曰酒

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

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消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刃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

親奮刀砍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砍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曠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旣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尙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立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

魏書卷之十八
七
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劍
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
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戈
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
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
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
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
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
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
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
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

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
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
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
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
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
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
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
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
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
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

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
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
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卽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
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
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
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
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
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
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
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

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敦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

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敦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敦還，帝責敦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敦曰：蜀漢絕遠，劉備常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敦子固字元安，有敦風，爲黃門郎。早卒。敦一本作勃，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閻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館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阿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啟云：左館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賸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

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
 及都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
 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
 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
 販胡餅實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
 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實
 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實碩曰視
 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
 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
 色實碩閉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旣非販
 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
 實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
 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碩乃具告之實碩遂載岐驅歸
 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
 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
 舍藏置復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
 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實碩亦從
 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實碩以東方饑
 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
 南詣荊州乃復與實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

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頊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
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
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
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
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
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
勢昂恚豐不與己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豐
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
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讐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
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
騎下馬曳柴楊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
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
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
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與復黃
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卽拜駙馬都
尉後二十餘年病亡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
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
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
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

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
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
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
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
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
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
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
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
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
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
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姬出復斫賊賊
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
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
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
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
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
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
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
孰如孫視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
漢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

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
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旣不欲其混
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
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
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
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
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
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劔而
誠感鄰國閭閻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志卷十八

魏志卷十八考證

臧霸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臣良裘按李質傳注引

虞預晉書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此公字疑衍
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太平御覽先
及作先反稍進作稍近

呂虔世多其能任賢注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
解○宋本有少下多頃字

許褚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泝太平御覽作棹
典韋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太平御覽步出作步去
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太平御覽作數十人

麗惠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董超等太平御覽作統超等

麗涓刊石表閭注恐逆見中害○逆監本訛作返今改正

閻溫父子著稱于西州注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臣浩按上云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此云左悺子弟誤當作唐衡于弟或衡悺子弟

又注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監本訛作邊吏今改正

又注視處士狀貌旣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監

本加今訛作乃今今改正

又注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其家監本誤作昂家今改正

又注乃攘臂結袵獨追之○太平御覽作獨持楯追之

魏志卷十八考證

魏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

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

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

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

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

之號爲索干之都

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

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

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
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
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
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
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
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
漸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
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
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平待呼我黃鬚
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
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

太祖東還

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

魏畧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文

帝卽王位彰與諸侯就國

魏畧曰太子嗣立旣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

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鄴陵塿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

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詔曰先王之道庸

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

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

戶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

疾薨于邸諡曰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彰忿怒暴薨至

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

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
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
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
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

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
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
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
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

祖甚異之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

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
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

之和平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
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
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
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
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

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
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
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
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旣以才見異而丁
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
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
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

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

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

不自安

典畧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

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

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掘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喟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建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于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

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
揜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
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
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
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
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
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
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
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
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
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
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
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
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
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
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
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
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
會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
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

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
 刑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
 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
 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
 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
 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
 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
 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輒受所惠竊備矇眊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
 緒瓊瓊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
 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
 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
 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脩死
 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
 髦劔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卽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
 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劔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
 所說王髦劔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帛摯虞文
 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者詩賦頌
 六篇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
 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
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
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
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
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
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
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
王凌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付度
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
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
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
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
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脩子躡躡子準皆知名於晉
世躡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
惠帝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
縱酒不以官事爲意道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
猶以其爲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
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
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爲後出之俊準
與裴頌樂廣善遣往見之頌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

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爲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傅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爲二千石俊太傅掾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

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

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偁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

受王命故

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畧曰丁儀字

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爲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

日丁據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
善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苗侯親善數
稱其奇才太祖旣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
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
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爲涕泣而不能救後遂
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廡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廡
少有才委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廡
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苗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
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
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之所
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
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廡
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瓊賤
者所敢與及廡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
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
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以以聖
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
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廡不避
斧鉞之誅敢不盡
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

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

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骨

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

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邑

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

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旣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

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
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
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
執憲哀予小子改封竟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
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熒熒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
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立冕要我朱紱朱
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
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
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

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
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
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
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
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
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食望
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
澍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
澗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驂倦路再寢再興
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

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畧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

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銖鎖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旣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借中更不克俱鳴臬鳴衡輓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譏巧反

親疎欲還絕無蹊孽轡止脚躄脚躄亦何留相思無終
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
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何所爲天命與我違奈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勿
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
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心悲動我神
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
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
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
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
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卽長塗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
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
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
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
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
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夷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
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
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
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
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
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
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
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
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鈞餌
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
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
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
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譟
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

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禮之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驅濟難忠臣之志也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
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
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
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
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
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
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爲魯將三戰三

其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

絕纓盜馬

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

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

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
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
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
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
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
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

其忠

魏畧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

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減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

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
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
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
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
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
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
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
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

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
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
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
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
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
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
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
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
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
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
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
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
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
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
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
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
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
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
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

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實
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
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
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
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
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
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
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
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讎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
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

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
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
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
相者文德昭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
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
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滕臣至賤也呂尚之
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武湯周文誠道合志同立
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
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
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

官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
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
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
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
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
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
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
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譁於林木臣每
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
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

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
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
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
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
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
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
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
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
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
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

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摠舒蘊積死不怕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

監之彙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

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
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
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
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
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
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

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魏畧曰是後大發土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土息

已見發其遺孤雅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
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
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
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

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
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
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
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
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
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
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
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
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
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耄罷曳乎而
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
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
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
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
揮涕增河颺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
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
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
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
靡疝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
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

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侯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噉日保金石之忍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旣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墾釋緘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篤骨肉潤其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

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
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
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
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常爲瑟瑟調歌辭曰吁
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

去本根逝風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
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鷗接
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
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翻歷五山流轉無恒處
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
與林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
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
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
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旣微
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癩木危若巢幕
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
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叅論之詳矣
遺令薄葬以小子

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旣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

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

累增邑井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

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鄴城公發詔以志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

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
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
追進爵爲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
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
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

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
儉畀不學恭非人性

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
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
無所至至於植者乃合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
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
之動心亦
良有以也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之九

三三

魏志卷十九

魏志卷十九考證

任城威王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太平御覽作率師
專行

陳思王植而植寵日衰注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
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爾冊府作以臣清

植按此文甚拘玩其大意蓋謂恐吾宅出時諸侯中
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門之爲者故欲管攝而
盡將之以行旣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不可信類如
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爲心腹作以字於義較順
內不自安注其人自若而居海上○宋本作自苦

又注每當就植慮事有關○一本作慮事有關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性命文選作生命

優詔答勉之注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宜監本訛作宜
今改正

又注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文選此下多憂思
成疾疢無乃兒女仁二句

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授文選作受

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監本靖誤作靜今改正
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文選作長纓占其王

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文選作螢燭臣照按螢古字作

熒熒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後世乃易火從虫
偃武行文之美○行文冊府作修文

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冊府作賜須臾之間
時年四十一注危若巢幕○若監本訛作共今改正

魏志卷十九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彭城王據

相殤王鑠

燕王宇

鄧哀王沖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袞

濟陽懷王珽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乘

郿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均

廣宗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王鑿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懷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

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鏐環夫人
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
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玪陳留恭王峻尹夫人
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
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郢戴公
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
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
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
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

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璇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璇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時

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爲

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寃

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爲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敘屬之一病也

太祖數對羣臣

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

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

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

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

言則流涕爲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

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

侯黃初二年追贈諡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

魏書載策

日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

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

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鳴

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三年進琮爵徙封

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
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爲都
鄉侯三年復爲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
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
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
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
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
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

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

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壘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

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以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三年復所

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

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卽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爲太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二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

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案稽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褒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褒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旣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褒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褒美褒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

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
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
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
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
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
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
妾紡績織紉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
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
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
二戶七百五十

魏書載壘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
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

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
玉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
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 袞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

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
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玉林並就省疾袞
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旣好儉而
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
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
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
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
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

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
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
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
乃白其毋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
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
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
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閭闕之外受教於沛王無
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
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賙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
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玳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玳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魏略曰幹一名

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命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

每爲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爲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歲二十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

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覲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

慎萬幾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
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
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
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
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
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
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
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
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

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二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

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

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

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爲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

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爲國子博士嘉

後爲東莞太守崇爲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爲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嚮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欵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遺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脩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諡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

定公子諱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
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
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
年徽使官屬槌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
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
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

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逾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

與其進不保其祚也合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
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
稱隘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
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
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
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
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
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
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委元卷二十一
三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

明帝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
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
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
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
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
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
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

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

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

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其共其治衰則有與其守其土安則有與其福危則有與其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鶴鳴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閭牆之忿不忘御宗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

相衛弁兼路塞逾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
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
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
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宵懷逆謀消於唇吻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
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弁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
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
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
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
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
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
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
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弃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
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宵
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
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
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于
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

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侷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

諡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彘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

之法而徵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闡豎執衡朝無死難
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
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
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
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
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堯豫掃除凶逆
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
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
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
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
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
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
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
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
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幹弱枝備萬一之虞
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
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
高之士畢志於衡輓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徒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魏志卷二十

魏志卷二十考證

鄧哀王沖智意所及○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
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何
焯曰按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
十五年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
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
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數中本有此法
彭城王據削縣二千戶注列書載璽書曰○列書疑作

魏書

中山恭王袞袞獨譚思經典○譚疑當作覃

楚王彪元年爲有司所奏○元年上疑脫青龍二字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注同聲無異嚮○嚮毛本作響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王一本作玉

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注蠶食九國○蠶食元本作薦

食

又注而乃師譚申商○譚文選作謨

又注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亡監本誤王

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考證

魏志卷二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脩

荀緯

應璩

桓威

吳質

衛顗

滿勗

劉廙

劉劭

繆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夏侯惠

傅嘏

孫該

杜摯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

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日幸

不爲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以水災

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顧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

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

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

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

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

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

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

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僣不甚重也

臣松之曰

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悅者簡易也

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粲說

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
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未分故人
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
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
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
傑也雄畧寇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
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
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
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
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
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臣
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
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
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
備於隴右旣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
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騰假僞之辭而不
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騰虛僞妄作
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爲丞相掾賜

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
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法奇士去之劉
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
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
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
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僑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
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
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
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擊虞決疑要注曰漢末
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

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
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

曰卿能聞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
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梃蓋局使更以他局爲
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
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
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典畧曰粲才既高
辯論應機鍾繇王

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
廷奏議皆闕筆不能措手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

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

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
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

使仲宣
無後

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

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

汝南應瑒字德璉

瑒音徒哽反
一音暢也

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

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先賢行狀
曰幹清立

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
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

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

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

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揔皇威握兵

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

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

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

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
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
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
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

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文士傳曰
太祖雅聞

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
得瑀送至召入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
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
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
爲知已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數暢他人焉能亂爲曲
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案魚氏與
畧擊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
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

事也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途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騰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

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

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

後爲五官將文學

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韓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

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秦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之父植以不敬被

刑刑竟署吏

文士傳曰植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合典畧曰文

帝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廳紹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輪作

咸著

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

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

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

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

騁駢馳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
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愧賦征思幹之立後
漏卮圖扇橋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
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
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
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自潁川

邯鄲淳

魏畧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

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
延英儒亦宿問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
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
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
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
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整儀容與
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
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詠及當
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
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
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
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

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

繁欽

繁音婆典畧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

辨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

卒 **陳留路粹**

典畧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

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

爲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畧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

天下者何必耶金刀又云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

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

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祕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

及卽位特用其子爲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

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

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鯨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沛

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

此七人之例

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敘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

越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

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瑒弟璩璩子貞咸以

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敘錄曰璩字休

璩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

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司馬越
所殺純第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瑀子籍才

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

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
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克州

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
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爲尚書郎曹爽參軍以
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爲從事中郎
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
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爲校尉遂縱酒
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
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
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
名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
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會不經聽籍乃對之
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旣降蘇門生亦嘯
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
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
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

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爲太子庶子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早卒

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

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爲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道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爲

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日銍有稽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
 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
 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
 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鍾
 會爲大將軍，所馳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
 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
 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
 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旣有絕世
 之言，又從子不善遊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選曹
 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
 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
 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
 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
 大將軍，因此際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
 旣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
 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
 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
 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
 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
 宿心，外覩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

詠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稱
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
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
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遽曰先生竟無言乎
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爲殊異如此康集
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
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
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
世語曰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
曰不可儉亦已敗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
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
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
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欲舉
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
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
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
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
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
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爲相國掾
時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

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爲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

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

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

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畧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

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爲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譏之際質出爲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
騫北塲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
旣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
聲清風夜起悲筵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
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
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
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
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
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
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
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
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
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
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
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
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
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
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
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
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

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
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問歷觀諸子
之文對之技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
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
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
弦於鍾期仲尼覆瓿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
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
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
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先武言年已三十在
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
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
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
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
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臣松之以本傳
雖畧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剛落今故悉取魏畧所述
以備其文太子卽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
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
獨不及門甕磬疊聽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

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爲列將而質故爲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爲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併敢輕視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劔曰曹子丹汝非屠執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

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
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劔
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
殷憂不可居徒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
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
歸黃墟焚焚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
不書慷慨自偏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
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幾質以輔弼大臣安危
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
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
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
卽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諡曰醜
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應字
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
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爲
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

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觀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觀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

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

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

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

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爲慮或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

魏國既建拜侍中

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卽王位徙爲尚書頃之還漢朝

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爲尚

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卽位進封闕鄉侯三百戶

闕音覬

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覲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

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疆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

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
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
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
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
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
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尙見非陛下
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
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
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
不善建安末尙書右丞河南潘勗

文章志曰勗字元茂
初名芝改名勗後避

諱或曰勗獻帝時爲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勅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餘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爲黃門侍郎爲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量爲名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

丙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

王象事別見楊俊傳

覬薨諡曰敬侯

子瓘嗣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

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爲傳殿所

知弱冠爲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爲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爲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熒煌索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爲太子洗馬早卒

劉真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
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與
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
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真

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

犢雙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雙鐸鳴而問政焉已卽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胙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胙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雙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爵羅故割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

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
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
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
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今兄既不能法柳

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

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

廙別傳載

廙道路爲賤謝劉表曰考匆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
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
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隆禍辟斯乃明神弗
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
懼有浸瀾三至之間考剝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
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殫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
川路卽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
荆之思雖遠猶通敢忘前施傅子曰表既殺望之荊州
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達情
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
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
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福心是從難

乎以容民
畜衆矣

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

學文帝器之命廡通草書廡答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
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

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

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

隆

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

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

隗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

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

欲親征蜀廡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

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

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

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
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
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
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
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
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
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廩曰非但君
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
人也魏諷反廩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
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廩別傳曰初廩弟偉與諷善廩戒之曰夫

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徙署丞相倉曹屬廩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廩別傳載廩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况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旣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

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摠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之甚善

與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

帝卽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與別傳云時年四十一

二 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

贊世志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喬胄胤不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
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尙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
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

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

亦不蝕

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

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大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微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

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闕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

却會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

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卽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合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尙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

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

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
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
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
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
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立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
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
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畧較要
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
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
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

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

通輝耀日新矣

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

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

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

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愍王綱之弛頽

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

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

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

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

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

所述敘官至尙書光祿勳

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

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卽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襲友人山

陽仲長統漢末爲尙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

襲撰

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爲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

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二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散騎常侍陳留蘇林魏畧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

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爲郡

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覲及誕並善書有名覲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髮髯敬侯謂覲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

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爲大字邯鄲淳爲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

惠淵子事在淵傳

陳郡太守任城孫該

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三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

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敘錄曰摯

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
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
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
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爲賸臣呂望身操
竿夷吾困商販窳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
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
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
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
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
子未遭遇今者邁明時胡康出壘畝楊偉無根基飛騰
沖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
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
集還爲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
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
于祕書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
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
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
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
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
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曹爽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

中爲侍中尚書

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

嘏弱冠知名

傅

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驚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惟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讐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司空陳

羣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

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

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畧虧頹而曠載罔綴微

言既沒六籍混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
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闕亡禮
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
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
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
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
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
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
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
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

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
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
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
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
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
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
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
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
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
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

尚書嘏謂爽弟義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
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
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
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

傅子曰河

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
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
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
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
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
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
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
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
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煩楚而得
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
述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
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嘏常以爲秦始罷

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
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
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
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
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
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闕
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
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
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
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合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

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畧載

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儉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偏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獨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

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置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和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頌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

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

個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報言其年十一月詔和後吳

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報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

海漂浪沈溺畧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

徼乾沒乎

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父私服虔說曰乾沒射

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爲未暢淳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恪不過

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

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才性

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妙能及

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爲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

嘉平末賜

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

春母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

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

漢晉春秋曰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

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動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

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

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

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

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祕不

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叢爾傳嘏所宜間廁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

量而勲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

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

諡曰元侯

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

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勗善徽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顛後將

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

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勲

前朝改封祗涇原子

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

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

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

一代之制然其中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

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

以清鑒著傳嘏用才達顯云

臣松之以爲傳嘏識量名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但

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爲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魏志卷二十一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王粲亦不能加也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各
宋本作名

自潁川邯鄲淳注乃更著衣幘整儀容○監本脫儀字
今添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記下疑有脫文
陳留路粹注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輩宋本作章

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元本作
加山以爲姓多加字

封列侯注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大

將軍將字疑衍

又注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攢宋本作禳
劉廙難用筆陳注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
也○屈監本訛作闕今改正

劉劭日亦不蝕注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處監本
訛作虔今改正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臣明楷按楊俊

傳注引魏略云王象領祕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而
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
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非專出一

手也

著昌言詞佳可觀省○佳元本作皆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
結本或作然誤

亦著文賦頗傳于世注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
是孟康○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爲良
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傳嘏士有恒貴官有定則○毛本作土有恒貢

未有六鄉之舉○監本誤六卿今改正

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何焯曰薄伐疑作簿閱謂官

簿閱閱也

爲河南尹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太平御覽無方字

又注次尹劉靜絲其目而太密○臣浩按劉靖者劉

馥之子也曾爲河南尹傳稱其爲政初雖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有馥遺風則此靜當爲靖字之誤

諡曰元侯注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相與監本訛作相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魏志卷二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桓階 陳羣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爲尙書著名

南方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尙書郎父喪還鄉

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

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

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

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

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
宜與之同也美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
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
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美曰善
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
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美美病死城陷階
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
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
爲張羨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
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

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

至

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

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又毛玠徐弈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

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
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尙書典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太
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
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
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
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
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

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卽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大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翊

嗣

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諡皆有

盛名

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諡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諡並名重於世寔爲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

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諡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遺屬弔祠諡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諡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諡之形象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

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與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

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

往羣說備曰袁術尙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
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
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
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
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
封還敎以爲模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
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
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
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
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遷爲御史中丞時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
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
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
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
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
成三德易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
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
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
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
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

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
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
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
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
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
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
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
武亭侯徙爲尙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
遷尙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
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

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
眞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
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
將軍曹眞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爲司空
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
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
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
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
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

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羸博有不

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
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以成人
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
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
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
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
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
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
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
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

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
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徒其家以寧鄉邑
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
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
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
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
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
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

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
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
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
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
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
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
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
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

子之宮有斲礪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

爲命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
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
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

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
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
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
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尙書在不得成此殿
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
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
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
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

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

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

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

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

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

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
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尙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
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
魏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
等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魏
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
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
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
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
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

牛頭山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秦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秦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翹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秦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秦勅

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

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
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
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
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
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
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
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
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積楹三月乃成拒
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
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

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

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

維退還涼州

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

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
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
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
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
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
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
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
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
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
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

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立伯沈勇能斷荷
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
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爲尙書右僕射
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爲
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
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
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
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立伯何如
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
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

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

追贈司空諡曰穆侯

千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

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爲太常未詳千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爲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子恂嗣德漸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

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勲前朝

改封溫爲慎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謹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

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達字林道有譽

爲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

袁術之下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

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

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

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

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引演之義乎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

君死懿公屍爲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引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爲其內臣爲其外乃割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

太祖乃遣赴救吳

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

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尙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

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尙書令明帝卽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尙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

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

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旣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

侯

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

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

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

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爲車騎將軍

案晉書曰騫字

休淵爲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

初矯爲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

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

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尙

書令皆承代矯云

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爲太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

梯及東平王國爲右長史後至
中領軍並悉忠貞結事爲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
還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
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
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
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
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千令遷齊郡
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
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
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

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
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
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
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
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
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
至者帝壯之遷尙書明帝卽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
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
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
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

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尙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尙方令坐猥見考竟

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
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
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歛
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
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
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
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
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
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

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

畧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園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嘗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

垂名 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

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旣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

追錄臻父舊勲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文帝卽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尙書轉侍中吏部尙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卽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

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
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
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
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
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
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
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
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
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
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

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母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

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苗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尙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尙書郎傳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揚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

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
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

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

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謂然有濟世
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
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待中
尚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
以爲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
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
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
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
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
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
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
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醴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
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

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
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
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
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亦旣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
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
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
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
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

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
議令史魏國旣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
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
以爲屯田而譙土地境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
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
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
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
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
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
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

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
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
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
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
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
尙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
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
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
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
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

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卽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六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

服其言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
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
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
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
尙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
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
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
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
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卽授印綬
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

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爲尚書珽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

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爲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薄勤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爲鄉邑所知惟欽賞異焉欽子浮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爲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爲祕書監珽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謙字子諒溫嶠表稱謙清飭有文思謙別傳曰謙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謙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謙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尙書卽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

燭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魏志卷二十二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陳羣南安太守鄧艾○南安監本作汝南

臣明楷

按鄧

艾傳云出叅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今改正

陳矯復爲魏郡轉西曹屬○毛本無轉字宋本無郡字
衛臻輒遣使祠焉注後文生以穢貨見損○監本損誤
捐今改正

盧毓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太平御覽作
皆未與夫相見

在職三年多所駁爭○太平御覽作多所駁易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名如畫地作餅○太平御覽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有
字

廷泰山太守注清飭有文思○清飭毛本作清出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